夏碧泉將廢物變成藝術品

逾八十件作品在藝術館展出

【本報訊】**記者俞凱穎報道：**創意從來不受空間限制，只要有旺盛的創造力，不起眼的東西也可化爲神奇。香港已故藝術家夏碧泉，生前過着普通小市民的生活，然而憑其個人獨到的藝術觸覺，將拾來的物件如廚具、紙皮及汽車零件，重組成雕塑及圖像。要回顧這位「非常藝術家」一生的創作成果，市民可到香港藝術館，欣賞本地藝壇人稱「夏爺爺」之作品。

夏碧泉與家人居於土瓜灣十三街唐樓，鄰近牛棚藝術村。在日前舉行的傳媒預展上，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表示，今次展覽以夏碧泉的住處街景來設計布置，如入口處設計成恍如舊街茶餐廳地舖，希望助觀衆進入藝術家的世界，增添親切感。

唐樓頂層設工作室

他說，夏碧泉早期來港定居，住在唐樓頂層多年，他保持平凡低調的生活，其創作亦與街坊鄰里緊扣相連，一起成長。夏碧泉將居所一部分設爲工作室，天台用來擺放作品成爲「畫廊」；而樓下的汽車維修店及廢鐵回收場，是他尋找創作材料的寶庫，如鞋、竹及廢鐵等常見物料，他搬回家經過改造後，成爲別具創意的藝術品，這種變廢爲寶、取之生活的樂觀探索精神，反映了本港文化藝術的特質。

夏碧泉妻子梁少薇在背後一直默默支持丈夫，由預備材料、創作至整理作品，夏太太都陪伴左右，零九年其丈夫去世，年邁的她仍然身體力行，繼承夫志。日前她與子女同出席預展，成爲丈夫的「代言人」。夏老太憶述與丈夫的日子，笑言：「我們一起將物料由地下搬上八樓，有一次他訂竹，不是數支，是整車的竹運來，都是我們兩夫妻合力搬回家。」

夏老太難忘昔日生活

三兒子夏卓雄以父親爲榮，他自豪地說：「我們五姐弟從小看着爸爸創作，並做小幫手，他可以把任何不起眼的東西，變成美麗的藝術品。」四兒子夏卓文在開幕致辭時表示，他時常聽父親講，任何物料、他人的作品及觀點，對其創作都有啓發，聽來好像很普通，但這是他走過很多路以後，總結出來的對藝術的獨特見解。

藝術館館長（現代藝術）連美嬌介紹，展出的夏碧泉作品共八十多件，早期的有版畫，及後是雕塑及攝影，晚年則有水墨畫。夏碧泉初來港時靠做紙花維生，正是他對花的專注摸擬，培養了他觀察大自然的能力，奠定他日後掌握材料質感以至圖案組合的基礎，如多件竹雕作品，利用竹本身來呈現抽象或具象主題，便是從插花技術中得到靈感，創作出以流動音韻爲主題的形象。

牛角也是經常出現的題材。說起夏碧泉與牛的淵源，除了他生肖屬牛外，也因他在土瓜灣居住五十多年，早期從其居所的窗口，每清早都會看到大批牛羊從九龍城碼頭排隊進入牛棚，面臨被屠宰的命運，聽到牲畜嘶叫的聲音和傳來的味道，給了他創作的啓示。蒐集廢料，他本着「人棄我取」的觀念，將廢鐵紙皮等物重新組合拼貼，如用洗衣板做成的雕塑作品《結構（二）》，以幾何圖案砌成完整的抽象組合，作品隱含宇宙力量泉源。

登月成為作品靈感

他的作品多與生活息息相關，如在一九六九年創作的版畫《無題》，靈感來自美國的阿波羅太空船登陸月球，當年媒體廣泛報道，當時夏碧泉買了生平第一部黑白電視機，他看到太空人登月震撼的一幕。又如兩張並列的《王后》椅子，用廢鐵拼合成抽象造型，抒發夫妻同心互相扶持的深厚感情。

「非常藝術家——夏碧泉傳奇」展覽在香港藝術館二樓當代香港藝術展覽廳舉行，展期至七月十七日。並設有專題講座、工作坊及藝術示範等活動，了解詳請可登閱網站http://hk.art.museum。

▲「非常藝術家——夏碧泉傳奇」展覽日前在藝術館開幕 本報攝

▲夏碧泉於土瓜灣居家的創作室亦搬到藝術館展出 本報攝

▶夏碧泉喜歡攝影，展品中也包括他（右二）生前與友人的合照 本報攝

◀混合素材作品《訊息》 本報攝

▲受多位藝術家啓發，夏碧泉晚年創作結合中西風格的《墨趣之二》本報攝

小公園

責任編輯：李 淼

廣場

笑語風雲

雲家洛

大學裡，有一個半圓形階梯狀的小廣場；廣場邊有一扇牆，許久以前，校方忽發奇想，在牆上架設不鏽鋼板，刻上書院畢業生的名字。那年那天，同學們不以爲然，好好一個廣場，忽然如神主牌一樣，破壞了原來的簡約美，畢業生不斷增加，牆上肯定沒有足夠位置千秋萬代的刻下去。後來鋼版鑄好了，釘在廣場上，像陣亡將士紀念碑。剛畢業的校友如我，見到自己的名字，總覺怪怪的，我們還未死啊。

這天，和煦的春日黃昏，一對夫婦踏着有點蹣跚的腳步，爬上階梯頂的牆邊，在紜紜畢業生裡，找尋屬於自己的年份，找尋那些曾經熟悉的名字。找着了，他們指着自己的名字，微笑着拍照，他倆是書院裡的同學，大學裡萌芽的愛情，總是最純眞的；他們口裡念着當年同窗的名字，緬懷着年輕時的青葱歲月。

「我爲你們拍張照好嗎？」在旁的我，請纓爲他們拍照，才看清楚，原來中年男士是當年曾擦身而過的同門師兄。他的眼神當然奇怪：爲何你也在這裡？

師兄正值壯年，不久前患上重病，現在雖然痊愈，但深明要把握當下，保養身體，多與家人共聚，所以提早退休，讀書爲樂。打滾半生，目睹世途起伏，現在他有句口頭禪：「又如何？」

我們穿着便服球鞋，懶散地在廣場上曬太陽；廣場遠處，高跟鞋喀喀聲響，莘莘學子還未畢業，就已穿着全黑套裝，正趕赴職場面試去了。

小朋友講故事

阿 濃

南墻集

這一年一度的兒童講故事比賽，我已經負責了十多年，可說駕輕就熟。最吃重的工作其實是初選，要從近百報名者中，選三十多人進入決賽。

在我來說這是許多工作中的小事一件，但對一些家庭來說原來是大事。

瞧，陪着小朋友來的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有時還有不參賽的弟弟妹妹。

瞧，孩子穿得多整齊，小弟弟還結了領帶呢！要由父親試了又試才結得那麼好。小妹妹的辮子梳得多結實，還綁了蝴蝶結。爸媽還帶了攝影和錄影機來，要錄下整個過程。

講故事這活動，還眞要講究一點天分。

第一要求是膽量，有孩子一進來就抿着嘴想哭。做母親的又哄又勸，孩子還是直搖頭，三退三進之後，才含着眼淚把故事說完。第二要求是聲音夠大，越畏羞的孩子聲音越小。有時聲音小卻講得長，把我差點催眠了去。第三要求是發音清楚，溫哥華的小朋友母語是英語，但帶有粵語、普通話、台山話、上海話的口音，有時還聽不大懂。第四要求是表情動作，面部表情加身體語言，做得自然便可入選。孩子能突破第一次，以後就容易了。因此我責任重大。

舊電腦的命運

王 渝

紐約抒懷

這部舊電腦，大約已經用了十年以上了，我覺得該把它處理掉了。於是在公寓大廈的洗衣房貼了出售的告示，標價二十元，強調它功能甚佳。一個多星期過去，沒人問津。我想丟掉它，公寓管理員說，不能堆放在大廈裡面倒垃圾的地方。他給了我一個廢物處理處的地址，離我的住處相當遠。我又想再到洗衣房貼個贈送的條子，可是覺得這樣太跌老電腦的身份，太對不起它了。

社區中心的電腦教學室，放了十幾部電腦，也都挺老舊。我問中心主任，可否贈送舊電腦給教學室。他說按照規定，中心從不接受舊物品的捐贈。他說要捐送電腦，最簡便的方法就是開一張支票。弄得我措手不及，只好嚅嚅地說，需要仔細想想。後來在社區中心，看到主任，我立刻躲到一邊，怕被他發現。

陳太太住處和我們只隔半條街。她家裡兒子媳婦孫子都有電腦，都怕她碰。她看他們在電腦上天南地北地與人聊天，羨慕得緊。她以前在國內辦公室也用電腦，只是不會英文而已。我告訴她，我舊電腦中的中文軟件極好使用。於是我用拖車把舊電腦搬去了他們家。今天竟然收到她發來的伊妹兒，說：「這是我發出的第一封電子信。」我欣慰萬分，爲我的舊電腦慶幸，它終於找到了新主人。

遙遠的故事

舒 非

采蘋

不錯，鑽石美人，好比香車美人，相得益彰。但是，有沒有想到，如果一味追求奢華，一味佩戴鑽石珠寶，不是用來陪襯，而是用來炫耀，其結果如何，可想而知——必定愈來愈俗氣，到最後，俗不可耐，惡俗無比。

女人，可以不美，姿色平凡，但是，不能俗，一俗就糟透了。不美，平平凡凡，那不會難看，假如惡俗，那就是等而下之，難看死了。像伊麗莎白泰萊這樣的美人，也不可讓極度奢華來污染，更何況是一般的女子？看BBC拍的《伊麗莎白泰萊》，看清麗玉女逐漸變俗，惋惜之餘，不禁有這種想法。

說起伊麗莎白泰萊，很久以前，我才中學畢業，還沒到香港來。那時候，我和一位鄰居姐姐，一起去一位教授家裡補習英文。

每周都到他家裡去。教授當年五十多了吧，是位德國混血兒。我們跟他讀英文時，他好像還是單身。

那個時候，父親所在研究院，圖書館能夠借到美國的《News Week》。教授交代每期給他捎來。我記得很清楚，每次看到新一期的雜誌，教授就迫不及待地翻找，後來我終於知道，他是在找伊麗莎白泰萊的玉照。假如有伊麗莎白的電影上映，或者有她的新聞，那就可以看到她的劇照或者生活照。這位教授就是一直在等着看伊麗莎白泰萊，長年累月痴痴等。一個遙遠的故事。

天地變

葉特生

生命特寫

曾經在十五年前就預測日本在今年將發生九級地震的俄羅斯地質專家阿卜拉莫夫，再次作悲觀預測：日本大地震，僅是一系列災難的開始，日本及俄羅斯遠東部分，在今年夏秋之間，再會大震，甚至超過九級。

對這些所謂科學預測，大家通常不以爲意，對自己的命運，人總是樂觀處之。

但這次再預測，雖然還是盡量想嗤之以鼻，但可能嗎？心頭那份恐怖感，不禁揮之不去。

他認爲地球正處於新活躍期，可能會啓動一些沉睡的火山或產生新火山。不但地殼不穩，連地球外圍的天，也處於不穩定狀態。

地球外圍有兩重保護層，一層是大氣層中的臭氧層，另一層稱爲磁氣圈，在大氣層外，好像一個巨大的肥皂泡，可以引開甚至擋住外太空射向地球的各種有害粒子。美國太空總署三年前曾宣布發現磁氣圈破了個比地球寬四倍的大洞，而且還在擴大中。

另外，美國國家科學院預測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午夜時分將出現九十秒太陽風暴。太陽表面有大量高能量粒子，如果這些等離子體進入地球磁場，將釀成毀滅性的災難。太陽風暴遇上磁氣圈穿破，不就是屋漏更兼逢夜雨的宇宙版？屋漏要修補，容易；這種宇宙穿洞，惟有一笑置之，聽天由命。

好笑的是：這些天搖地動的壞消息，不是風水佬星相家的隨口噏，也不是十年八年之後的事，而是科學家確切報告，且是預測幾個月到一年半後將會發生，但人們仿如未聞。天若眞的塌下來，自有長人頂，世上那麼多優秀人才，如果他們都應付不了，死也應該！

末世紀的心態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吃的喝的玩的，一樣都不缺，錢花在自己身上，什麼都享受過。有天一個隕石從天外打在自己身上，從此煙消雲散，值！

尋找幸福

黃子程

傳媒按摩

學生傳來網上的文章，他說讀時想了很多，也跟文章的作者一樣，想問：我們的幸福在哪裡？

作者生活在十三億人口的國度裡，問該如何解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我們的人群中，核心價值觀到底爲何？精神家園在哪裡？我們的信仰是什麼？難道都信人民幣嗎？

事實上，今日的世界，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會有相同的問題，我們以誰的心靈作爲我們的價值標準？

時代飛逝，近百多年的中國歷史，轉眼飛逝，今天我們有幸所生的時代，再不是在列強踐踏下毫無尊嚴的日子，幾多先賢烈士用生命爲我們換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回來。

那時節，沒有中國人會問精神的家園，只問苦難的中國有明天，大家都明白：沒有中國，就沒有中國人。我們追求的，全是中國的生存問題，今天，青年一輩問中國人的精神和信仰，可見又是另一代了——新的一代所深刻感受到的，是價值，是精神家園，想的是：做一個怎樣的中國人？這和我們這沒有個人，只有國家的一代人，有着何等大的差異？

現在年輕一代，也許有他們的焦慮與苦困，社會上種種的功利現象，都顯現了他們的失落。他們尋找幸福，但那種幸福似乎不只是國家完整、安定富強就夠了，他們要尋一個價值、一個未來的目標、一個幸福的定義，他們問的，我們這一代可以覆他們嗎？

與癌共存

姍 而

雅俗坊

近年癌症病例增加，很多病者無煙酒嗜好，作息正常，卻不幸被癌症擊中。癌症前些年還被認爲是絕症，人們都談癌色變。但近年來周圍的人對癌的看法豁達了許多。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肺病也曾被認爲是不治之症；六十年代，肝炎也令人類恐慌。但如今肺病、肝炎都已受到控制，人們的恐懼心理也就降低了。內地乙肝帶菌者人數多，面積廣，久而久之，人們都習慣了去接受它。內地還有法例禁止在招生、招工中歧視這類病患。以前對癌的懼怕正處在當年對肺病和肝炎認識的初期，現在則慢慢轉化爲習慣和它共處。

近年醫學界有人提出「與癌共存」的觀點，主張把癌視如普通慢性病。病人體內的癌細胞也許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也未被完全消滅，但病者的基本生活不會受到影響。

有的患者得癌數十年，經過治療和調養，生命也存活了數十年，走時也七老八十，是正常的生命長度。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觀點是成功的。

與癌共存的過程，並非放棄治療。治療過程不論於身心和經濟來說都絕不輕鬆，也很難維持其生活的高質素。其親屬爲病人各方面的付出更是難以量化。「與癌共存」說得輕鬆，實際上很難把它等同於一般的慢性病。

日本的核輻射還在延續和惡化，癌症就如一把利刀高懸人類頭頂。防癌治癌不但是爲政者的責任，也是熱愛生活的人們應考慮的問題。

焦桐談吃

關 平

東風西風

我不認識焦桐，只曉得他是台灣詩人，二魚文化出版的負責人，出版文學性的圖書，業務上曾經交往，但未見過面。豈料他近年來搖身一變，竟然成爲知名食家，主持「隨園晚宴」一類主題宴會，評鑑台灣餐館食肆，同時身兼任「中央大學」教授，可說多才多藝。

焦桐的飲食作品，《台灣味道》和《暴食江湖》，我竟然每書都買了兩冊，一是台灣二魚文化版的，近日買的是北京三聯新版。

焦桐談吃走的是台灣老一代飲食作家唐魯孫、逯耀東的風格，好談味道講歷史，着眼點是文化歷史美食角度，而非鹽兩茶匙酒三克那種專教烹調的技術派，對讀者來說，讀文章可以了解美食的源起，學懂欣賞其特色，而非自己動手製作。我特別喜歡《台灣味道》中對各種台灣小吃的介紹，焦桐指出，台灣的特色小吃皆是自廟會發展起來的，怪不得著名夜市都圍繞著名廟宇，如士林的慈誠宮、基隆的奠濟宮、萬華的龍山寺等，我們旅遊觀光走馬看花，只顧「掃街」尋食，很容易忽略。焦桐的飲食文章很具草根意識，特別重視街頭巷尾的社區小食肆攤檔的特色，他談擔仔麵、牛肉麵、鱔魚意麵、蚵仔煎、豬血湯等，都是廉價的平民小吃，在焦桐筆下，別具「飄泊離散」的面向。他介紹的特色食肆小店都是街坊去處，有指南作用，大可按圖索驥，自己尋覓。